



江夏李氏与万卷书楼

涂明星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唐代,位于鄂州江夏灵泉山的万卷书楼,为宰相李鄠、李璣祖孙五代人创建,明中毁于朱明楚藩,历经唐、宋、元、明四朝,历时近 800 年。作为武汉市域名载国史、建楼最早、遗址尚存的私人藏书楼,对于地域社会文化起到共鸣效应,同时提升了地方社会的影响力。

关键词:地域文化;江夏李氏;万卷书楼

中图分类号: G12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5) 01-0005-04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赵郡李氏定著六房,其一曰南祖,二曰东祖,三曰西祖,四曰辽东,五曰江夏,六曰汉中。”^[1]族内称第五房为“江夏房”,世人称“江夏李氏”。在古江夏郡(县)可谓一方望族。三国时有李通,曹操封都亭侯,拜汝南将军;李通之子李基、李绪封为魏奉义忠将郎、平虏忠将郎。西晋时南迁至鄂州江夏东山(今湖北武汉洪山)。由晋到隋,先后有秦州刺史、都亭侯李秉,吏部郎、平阳太守李重,江州刺史李矩,临海太守李式,书法家李定、李廌,文学家、书法家李充,文学家李颀,括州括苍县令李元哲等名士^[2]唐北海太守李邕罹难之后,其侄李暄举家迁居灵泉山(今湖北武汉龙泉山),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在诒轴峰(今玉屏峰)北坪构建了万卷书楼。^[3]书楼名载新旧《唐书》,享誉四朝,盛名远播。

一、时代背景

纵观中国古代私人藏书历程,大致分为四个时

期:春秋战国和秦朝为萌兴时期,两汉和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时期,隋唐宋元时期得到蓬勃发展,明清两朝渐显鼎盛。私人藏书在隋唐走向繁荣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政治上,国家统一,世运昌隆,南北文化交融荟萃,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二是经济上,唐初统治者休生养息政策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有了较大改善,社会购买能力日臻提升;三是生产技术上,伴随笔墨纸砚生产技术提升,成本逐渐降低;印刷技术的成熟提高了印刷产量;四是认识观念上,收藏图书“既是名门借以自我标榜的工具,又是保持其家学与门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又是他们寄寓情怀、独善其身的一种精神寄托。”^[4]五是需求上,科举制打破了士族门第垄断仕途的局面,为中下层民众子弟开启了入仕之路。随着读书人的数量逐年有所增加,图书的需求量随之增长。唐代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如柳工绰、魏征、柳宗元等。线装古籍有刊刻版本,有毛笔抄

收稿日期:2015-01-09

基金项目:2014 年度武汉市属高校产学研结合项目“龙泉山历史文化源流及其价值发掘研究”(项目编号:CXY201422)。

作者简介:涂明星(1963-),男,湖北武汉人,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地域文化与旅游文化。

本,字形大,页码多,十分占空间。为了预留足够的空间,藏家往往造楼藏书。

二、发展历程

(一)初创阶段

古代书籍属于稀缺资源,收藏图书、建造书楼并非易事,大多赖于数代人的努力。万卷书楼就是经过李家祖孙数代苦心搜寻,日积月累而成。“万卷”当属概数,极言其多。前述李氏一脉名士,历代均有积累,入唐更为显著。李善(610-690年),拥有大量藏书,博学淹贯古今,人称“书簏”,官至文林郎、守太子内右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学士,以《文选注》传世著称,历代对“文选学”称颂极高。李邕官至汲郡、北海郡太守,人称“李北海”。读书一目十行,文章闻名天下。工于书法,取二王之法且有创新。当时社会名流不吝金银财帛请他撰文写碑。最终为宰相李林甫构陷,负谤而死。其妻温氏才艺出众。李璞为郢州司户参军,掌管一州户籍、赋税、仓库交纳等事。

书楼的正式构建凝聚了李暄(?-783年)、李郾(?-820年)、李拭、李璆(?-895年)到李沆(?-895年)五代人的心血。李暄初创,到李璆已具相当规模,李沆继续搜求,志在必得。五代人中,有4人曾为朝中官员,其中李郾、李璆位及宰相。他们仕绩显著,而经营书楼达到乐此不疲的境界。李暄官居起居舍人,因为伯父李邕遭难并祸及全家,李暄与李洞等人避难逃到灵泉。李暄做了基础性工作,将前辈遗留下来的书籍进行整理分类。虽官居长安(今西安),但每逢休假探亲,必定带些书籍回来。月积年累,书籍日渐增多。在科举盛行、信奉“读书做官”的年代,家庭拥有一定数量的书籍,方便子弟读书。他的儿子李郾首先获益,于大历年间(766-779年)进士中第,皆大欢喜,惹人欣羡(图1)。

(二)发展阶段

主要由李郾及其子李拭来经营。李郾因殿试试卷字体判为高等,授官秘书省正字,掌管国家典籍图书。通过各种渠道,打探信息,顺藤摸瓜,补给所缺。执掌扬州、淮南时,名声大震,相继担任礼部尚书、刑

部尚书、户部尚书。宪宗即位,被任命为宰相。从《元和十二年十月李郾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制》列举其众多头衔中以“江夏县开国侯”最为引人注目。然而他托疾辞任,以太子少傅职位告退。后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赠太子太保,宪宗赐谥肃。

李拭历仕右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宗正卿,兵部郎中,京兆尹,河东、凤翔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以秘书监卒,赠礼部员外郎等官。朝廷十分认可他的学识和才干,称赞他“学深堂奥,庆袭轩裳。以言行为枢机,以礼义为干橹。才推通变,时号正人。”^[5]“践履中外,论备古今。”^[6](但据《旧唐书》记:“郾子柱,柱子璆”。与《新唐书》说法有异。李柱为浙江东道观察处置使。李郾女婿杨虞卿也积极为李家建设书楼出谋划策,也给予了援助。

(三)巅峰阶段

时间在唐中晚期。李璆为大中十三年(859年)进士,以读书、藏书、著书著称。李璆由地方入朝为官期间,书楼已成建制,并闻名朝野。《旧唐书》记:“璆自在台省,聚书至多,手不释卷,时人号曰‘李书楼’”^[6]。《新唐书》说“璆好学,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书楼’”^[1]。著书多为“注解书传之阙疑”达百余卷。司空图《李公璆行状》说他有出伦之才,为时辈妒忌,惨遭横祸。“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志》五卷、《易之心要》三卷、《论语》一部、《明无为》上下二篇、《义说》一篇,仓卒之辰,焚於贼火,时人无所闻也,惜哉!《阳春白雪》,世人寡和,岂虚言也!”^[5]五代时期孙光宪《北梦琐言》称:璆子李沆“文学渊奥,迥出辈流。于时公相之子弟,无能及者……然恃才躁进,竟罹非祸。”《全唐诗》录存其诗《闲宵望月》、《巫山高》等六首。《湖北历代诗歌精选》收录有《秋霖歌》。^[7]

藏书名家收藏典籍有三个层次,即一求有、二求全、三求奇,力图实现你无我有、你有我全、你全我奇的理想目标。“求有”是收罗大众化层面的书;“求全”是某名家名作,倘缺若干,则不惜花费重金也要弄到手;“求奇”则是以刻意收藏新奇、稀缺或绝版书种为标准。如李冲藏书甚富,“多秘阁所不及”,段成式“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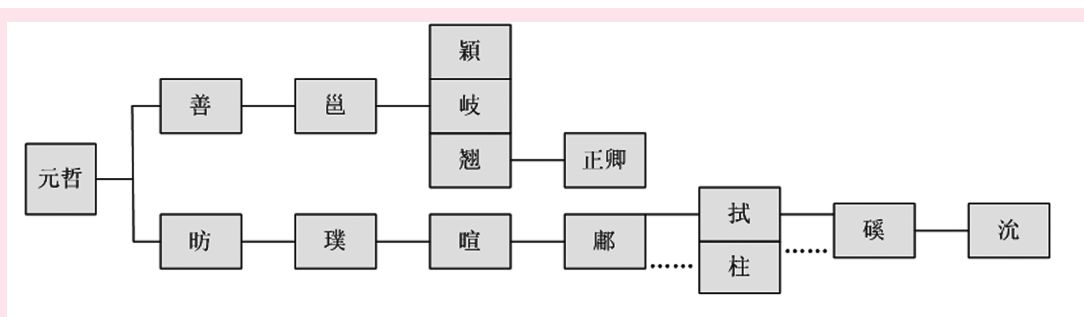


图1 据《新唐书》、《李邕墓志》绘制江夏李氏相关人物瓜藤图(另据《新唐书》载:郾子柱,柱子璆,故以虚线表示。)

多史书,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李璣、李沆父子也不甘落后,四处探询,“搜求秘书”。乾宁二年(895年)十月,昭宗任命李璣为宰相,不久被嫉妒李璣已久的王行瑜(?—895年)等人所杀。李沆同日遇害。李璣死后葬浩轴峰东南的“落雁投湖处”(今龙泉新胡村,建国初期在新胡村发现李璣墓碑)李沆葬于书楼后山(见《万卷书楼与李沆墓方位图》)。稍后王行瑜被处死,璣沆父子德音昭雪,李璣赠封司徒,谥文;李沆诏赠礼部员外郎。父子的凄惨遭遇,引起历代文人墨客的凭吊。明永乐进士、官至巡抚的张尚德《万卷书楼吊李氏》一诗写出了对于他们父子的惋惜和同情:“父死死亡不忍闻,哀声震动五雷门;崩沙裂石柔肠断,泻海倾河泪眼昏。半世功名春梦过,生平学问遗经存;天公错使阴阳剑,割断人间骨肉恩。”^[8]人们为了纪念他,将书楼前的湖汉称为“沆子澥”。

(四)维持阶段

唐代以后处于维持保有量状态。李氏家族遭此劫难,元气大伤。宋代虽有李宗孟、李昌国等人经营,终不如前代。《灵泉志》载宋有李宗孟,幼时师从灵泉名士张昺,“宋李公宗孟,年十二举神童,为中书舍人”^[9]《江夏县志》记李昌国教子有方,“长子康候,河阳府。次康年,监丞。善古篆,与苏轼、黄庭坚游。次康直,左司马员外郎。”^[9]李昌国,晚年休官故里,自称“裕老”,全心料理书楼,支执撑局面。其间,李氏后人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压力,力求继承前辈遗志,不遗余力地保护现有藏书,年复一年地做些去尘、防虫、除湿等工作,定期熏香、翻书、曝书。虽然书籍不可避免地有些自然损毁,但通过精心维护保养,仍然保有藏书数量。

明朝初年,局面方有改观。尤其是建文元年(1399年)举人李巽整修后,藏量增大,登门借阅者也络绎不绝。当地乡贤、官至户部尚书的曾泰称扬藏书“古今奇赏,天下巨观”。^[10]张添祺借用“沧海日,峨眉雪……少陵诗,摩诘书……”^[8]一联来形容藏书涵盖自然奇观、古今绝艺,足见其藏量相当可观。书楼并非李家独享,而是也惠及邻里,为邻里文人书生提供借书服务。因此融洽了邻里关系,也拉近了李家子弟与本地读书人的距离,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相得益彰,相约到梁子湖、黄鹤楼、九峰山等地游历、吟诗、作文。这些读书人当中很多人取得了功名,授得一官半职。在金榜题名、功成名就之后仍然缅怀李氏手留余香的功德。张家与李氏书楼隔沆子澥相望,通过小桥即可到达书楼。张谿经常光顾书楼借书阅览,有《灵泉李氏书楼》诗云:独坐书斋万卷香,笑谈谁与共疏狂;素琴有兴弹清调,闲日无聊作短章。细雨纷纷润墨渾,轻烟淡淡飘青箱;风华料得无人识,一任君家作主张。^[8]让人领略到一介书生发自由衷的抒怀感恩,同时也描述了书籍的保养措施。

张谿后中弘治甲子(1504年)举人,官至国子监祭酒。后来楚王夺地,动迁李家位于九峰山的李善、李邕(衣冠冢)、李暄、李郾四墓,李盛生气猝死,周围邻里深感同情。邹振奇的《建李都堂盛神像》^[11]指责楚王“枉费心思于当年,徒遗恶名于后世”,在表达同情、伸张正义的同时,也证实邹李家两家的友好关系。

(五)功能终结阶段

明代中期,藩踞江夏的楚愍王为了占据整个灵泉山,大规模建造寝园,嘉靖十五年(1536年),强行驱逐山内住户,先将“瑞芝堂”改为“经畬堂”,后又用作“经堂庵”。存世近800年的万卷书楼原有功能宣告终结。^[10]

三、风貌变迁

如今书楼只存遗址,通过前贤记述和相关图片可以勾勒书楼概貌。书楼与唐肃宗敕建的李郾“蓼莪堂”均在浩轴峰北坪。南有浩轴峰峰丛,北有古河道沆子澥。由于年代久远,气候温润,楼中生长白色灵芝,时人称为“瑞芝”。明初,李巽加以整修,镶上“瑞芝堂”扁额,增添了新的风采。应李巽之聘,曾泰欣然写下《万卷书楼记》,追述其来龙去脉,对于李家世传功德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辞之中。

唐之李沆祖孙父子,世传名师,挟家资数十万金,搜求秘书,使四海商贾,不惮千里之劳,买奇书以售厚利。而天下秘书俱出于李氏之门……今李公子孙,欲世其乃祖乃父之业,将凿石以为万年记,余愿拜手昌言,以贺其成。^[11]

李巽将曾文铭刻于书楼门前石碑。《灵泉志》中《灵泉南山图》显示“瑞芝堂”为上下三层砖木结构建筑,楼层空间高、四周窗户多、利于采光通风,符合藏书的基本要求。虽经几百年的风霜雨雪,基本保持栋梁崇隆、檐牙高啄,雕梁画栋的风貌,可见其用料讲究,做工精巧,榫卯牢固。由于楼基高峻,加上楼体建筑略显高大,从远处观望,犹如在山半腰。明初江西德兴知县辜臬所见“参差错落于山腰断岩之间者,唐人所谓‘万卷书楼’。唐相李璣子名沆字济东,有俊才。一曰名沈,至今有沆子澥之称。出资数万全购求秘书,远商辐辏为楼以贮之。天下称李氏书楼,其堂产芝,故曰‘瑞芝堂’”^[12]。挂冠归隐灵泉的元末观文殿大学士沈如筠,时常邀约老友至交到瑞芝堂谈经论道,切磋学问。读其《瑞芝堂》一文,顿觉浓郁的纯美乡风扑面而来,让人领略到隐居士人超越洒脱的生活状态,羡慕不已。

洪武元年四月十有三日……至瑞芝堂。松风吹鬓,萝日依人,呼童子烹茶。先生执黄庭(指《黄庭经》)一卷,说剑谈玄,真可以调圣贤之心,洗巢由之耳,极不作空门、了悟浮说已也。日暮相与披明月而归。^[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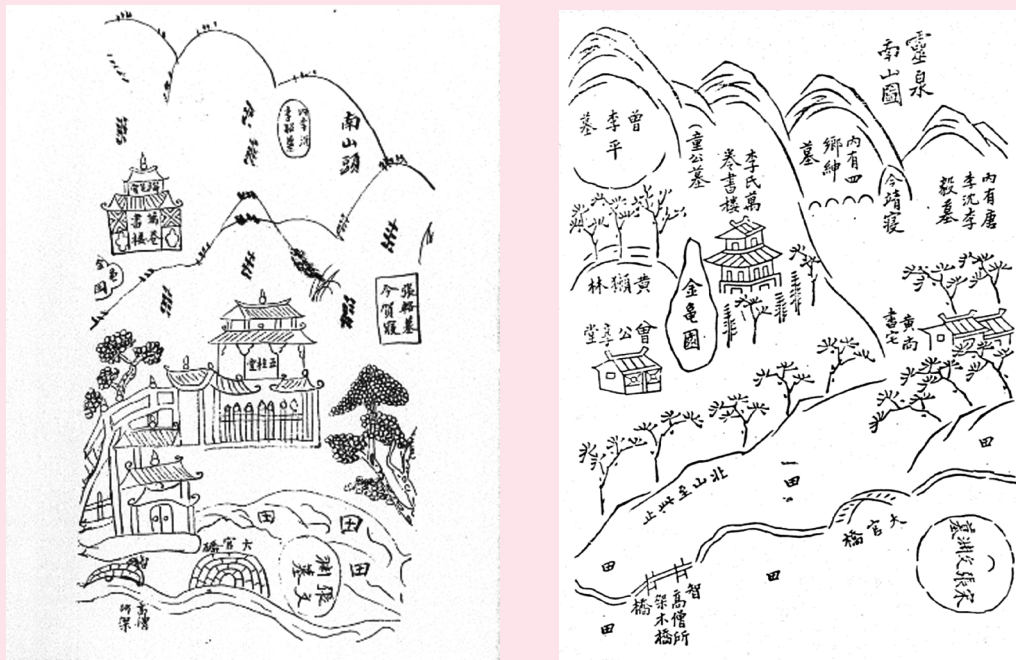


图2 万卷书楼与李沆墓方位图

说明:图片来源:左为(清)汤铭新辑录、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灵泉志》附图第12幅;右为民国二年《李氏家谱(北海堂)》首卷《灵泉古迹图》第6幅。两图有些差异,各有侧重,但可以看出万卷书楼与李沆墓的方位。

慕名而来游览灵泉山的张凤翼,题有一诗《万卷楼》:古木阴阴覆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中写就凌云趣,闲拂红尘看画堂。^[8]周边环境幽静,内饰古朴典雅,在此读书作文事半功倍,流露出对书楼别致风华的无限眷恋。

四、遗址考察

2014年,由龙泉山风景区管理处书记当向导,多次探访万卷书楼遗址。在玉屏峰北坪,明楚靖王寝和楚端王寝稍北的一块台地,有一处房基。此处南依玉屏峰,北望天马峰,登高望远,景致如画。由于荒废久远,已是竹木林立、荆棘丛生,仍然可见约有30~60厘米高的残垣断壁,现存主体建筑房基占地面积约有120多平米。在其中心位置用手机经纬仪测得坐标为:E114°52'79",N30°40'29"。北面有一口称作“经塘”的池塘,符合“前有照后有靠”的讲究。因为经过“经畬堂”、“经堂庵”的功能变迁,不能确定书楼朝向。但现存东垣可见青石门楼基座。依明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何价的说法,书楼大门可能朝东。“才人李沆,构书斋(即万卷书楼)于(宝峰)祠左,启南窗以舒啸,开东户以吞湖,故今传为沆子游云。”^[9]遗址清理和实地勘察工作,尚待深入(图1)。

五、地域社会影响力

考察武汉图书发展历史,万卷书楼可谓武汉境

域名载国史、遗址尚存、建楼最早、藏书数量最多的私人藏书楼,在地方社会小有名气。首先,书楼方便李家子弟读书,邻里书生借阅,营造了浓郁的读书氛围。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灵泉山科举文化效应的发生。由唐到明,有明确记载的荐辟和贡生10人次,举人39人次,进士15人次。特别是明初出现井喷现象,科举考试出现父子、叔侄连榜,兄弟同榜盛况,李氏家族除李盛、李时亮、李元善、李巽、李友文等相继中第外,正德八年(1513年)李珍、李璋、李粹然兄弟三人同榜中举。第三,江夏李氏不惜巨金搜求秘书,也不乏书商来此交易,人们会把万卷书楼与“江夏”、“灵泉山”相关联,自然而然地提升地域社会的影响力。

万卷书楼,记述了一段艰辛而又辉煌,心痛而又欣慰的历史。作为武汉地区私人藏书楼之根,对于地方文化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龙泉山历史文化还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至今仍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研究者将全面分析其对地方文化发展的影响,并给予一个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 [1] 宋祁,欧阳修纂修;许嘉璐等编译.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M].上海:汉语词典出版社,2004.
- [2] 刘涛.江夏李氏叙略[J].文献,1995,(1).
- [3] 张高荣.新编灵泉志[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

(下转第14页)

(上接第 8 页)

- [4] 张华滨.唐代文化名门的典籍收藏与保存[J].泰山学院学报,2006,(2).
[5] (清)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刘昉,等.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M].上海:汉语词典出版社,2004.
[7] 贺亚先,等.湖北历代诗歌精选[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
[8] 张高荣.龙泉山古诗词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
[9] (清)王庭楨,彭崧毓.江夏县志[M].台北:成文书局,1975.
[10] 涂明星.一场土地官司相持 154 年 [J]. 武汉文史资料,2014,(5).
[责任编辑:石芬芳]

On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Li's Library in Jiangxia

TU Ming-xing

(Wuh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Software and Engineering, Wuhan430205, China)

Abstract: Wan Juan library, a famous family library located in Lingquan Mountain, Jiangxia county, Ezhou province (Hubei today), was first built by the Prime Minister Li Yong in Tang Dynasty(618–907AD) and then rebuilt by four younger generation of Li's family, especially Li Xi. Li's library served as book collecting and reading place for about 800 years (witnessing Tang Dynasty, Song Dynasty, Yuan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 It was destroyed by the Dependent State Chu in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Despite long history, the private library with a large number of valuable books survived as archaeological relics. The paper maintains that it helps to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social culture of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enhance its influence.

Key words: social culture of Jiangxia; Li family in Jiangxia; Wan Juan library;root